

18-03

板塘文史資料

第三輯



38

板塘文史資料

第 三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潭市板塘区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板塘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湘潭市板塘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湘潭市美术印刷厂印

1989年11月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字数10万字 印数1—1000本

谭文准(1989)122号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长河不息
源远流长
向齐治
史之道贵在总结教训
孟子曰
代久强
于己巳年仲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

主 编：唐 少 尤
校 对：方 家 祥

目 录

我两次到湘潭青盐矿工作的片断回忆·····	沈立人 (1)
人间地狱——湘潭青盐矿·····	陈 畅 (4)
略谈湘潭青盐矿的反动势力·····	廖瑞星 (21)
一九三八年湘潭免遭火劫真相·····	崔先月 (26)
回忆我担任保长期间的几件事·····	罗中俊 (28)
白寇在板塘地区的暴行种种·····	曹阜安 (32)
滴水埠“七五”医院伤兵滋事始末·····	谭 治 (36)
解放前夕的板塘地区·····	胡庆云 (42)
忆护校迎解二三事·····	朱士仲 (45)
有关易家湾警察所后期的情况·····	曹建重 (48)
板塘地区最早的公安派出所纪略·····	唐雪梅 (51)
板塘铺旧况·····	唐爱华 (54)
板塘铺的“马会”·····	邹建勋 (58)
马家河话旧·····	张曙东 (60)
马家河木屐·····	冯紫云 (67)
话说滴水埠·····	肖维东 (69)
往日竹埠港·····	戴金福 (74)
易家湾码头箩业概况·····	宋裕章 (77)
易家湾的酿酒业·····	宋定波 (81)
窑洲窑业史话·····	刘喜云 朱 晓 (83)

蓝靛市场.....冯紫云(87)
记忆中的黄龙神庙.....谭 斌(89)

湘潭湘江铁桥史略.....楚仲子(92)
参加扩建长潭公路琐忆.....唐少尤(95)
建国十周年时板塘铺的发展概貌.....唐心宇(98)
五里堆镇早期的镇办工业.....楚仲子(102)

民兴中学十年.....朱启袖(105)
记板塘中学.....杜志刚(107)
我们所知道的惠工小学.....戴吟啸 肖经华(112)
大桥小学简史.....刘 利 谭 治(115)
我对旧国民小学教育的几点回忆.....郭华章(120)
艰苦创业 救死扶伤

——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

建院十周年概况.....左锦鸿(123)

有关蒋经国的若干回忆.....万喜生(131)
官场现形记.....胡人章(135)
龙云被迫离滇纪实.....潘钧明(145)

古人咏昭山(选七首).....(152)
临江仙二首.....唐少尤(156)

征稿启事.....(157)

我两次到湘潭膏盐矿 工作的片断回忆

沈 立 人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陈静山同志在谢介眉（当时中共长沙县委的负责人之一）、李灿英（郭亮同志的夫人）同志的领导下，组织长沙农村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九三九年，利用长沙县战时工作团第五大队的名义，集合二十余人，在靖港、铜官、沱市和丁字湾一带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并利用国民党第十一师（师长叶佩高，是一名进步军官，与我党有统战关系，后被蒋介石撤职）的部份力量，在上述地区组织青壮年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巧妙而灵活地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准备在日寇入侵后，在沦陷区组织群众打游击。

由于我们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宣传队被迫分散，停止活动。其中一些人，如陈静山、李芳、肖杏村（当时中共长沙县靖港区委书记）等转入河西女校，周平（岳阳地下党组织派到丁字湾地下联络站的党员）留在丁字湾办普实女校，我则奔走于河东河西，在他们中间进行一些联络活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发生了“平江惨案”，次年，谢介眉、李灿英相继转移，岳阳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地下

党员王国雄夫妇（由延安派回来的）被杀害，王的妹妹王佩芸被迫转移到河西我的家中。岳阳地下党组织部长王养直受到特务的追捕，逃脱后，隐蔽在丁字湾陈静山的家中，旋由我和周平护送他到长沙城里绕道去延安。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我们的行动已受到敌人的监视。经与周平等商量后，决定派我到湘潭膏盐矿（现湘潭市板塘区的滴水埠一带）去进行活动。因为那里有几个较大的股东老板是我的叔辈，利用这个关系，便于进去。且矿里的工人多，又便于隐蔽。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我就到了一个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惟一公司当了事务员。一到矿区，只见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差，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倍受折磨，简直是座人间地狱。我呆了一段时间，熟悉了一些情况后，便在矿工中进行一些宣传活动。如讲述共产党为穷苦人民谋利益，抗日救亡、工人团结求解放等内容。矿工中和我来往最密切的有李克澄，大革命时期，他原是铁路工人，共产党员。他经常来我的住处交谈情况，借阅进步书刊。我见他是可靠的，便提拔为工头，想通过他去团结和影响一部分工人群众。矿公司的事务主任沈协舜和他弟弟沈绍禹是我的远房叔伯兄弟，我们都是年青人，平时交往密切。他们的亲属是公司较大的股东之一，有权力。我便通过他们或取得他们的同意与支持后，为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做了一些事情。如建筑一栋较好的车间，建了工人宿舍、食堂、澡堂等，得到了工人的好评。

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寇侵入长沙，湘潭危急，我只好随公司撤退到湘乡白鹭湾陶龕小学。随后，经宁乡转到长沙河西老家，一面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一面伺机活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后，我又回到惟一公司，任董事会秘书。原来，湘潭膏盐矿业同业公会在老长潭公路边的罗家塘（现板竹路口）办了一所矿工子弟学校，名叫惠工小学，规模达到过十几个教学班。因沦陷期间被迫解散，校舍毁于战乱。我重到公司后，一则考虑到工人子女的入学问题，二则考虑到抓住文教这个宣传阵地问题。于是，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了恢复惠工小学的建议。经采纳，由董事会委派我抓复校工作，是兼任校长的意思。惟一公司腾出了四间房子，用两间大点的作教室，另外两间作办公室和教师住房。聘请了戴吟嘯、肖经华、陈次山三位老师任教。在学校里，我们办起了图书阅览室，买了一些进步书刊，供矿工们阅读。那时，矿里也要组织工人开会、学习，场地是借用教室。我则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造些革命舆论，对唤起工人們的反抗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几年来，我在矿里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引起了那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反动头目的不满。盛遐龄策划着要抓我，幸有矿工沈德风连夜来报了信，我只得匆匆离开了矿山，仍回长沙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作。

离矿前，我曾给惟一公司董事长余鹿门讲了，学校三位老师工资未发，请他负责办理，他答应了。但后来才知道余鹿门并未妥善解决戴吟嘯等三位老师一个学期的工资问题。虽然时隔四十多年了，此事一直萦怀在心。

（本文作者，原长沙市政协主席，现已离休）

人间地狱——湘潭膏盐矿

陈 颐

一、湘潭膏盐矿的始建与发展

湘潭河东（现板塘区境内）滴水埠、五里堆至向家塘一带，蕴藏着大量的石膏矿。从前，有个叫舒百瑶的湘乡人，在滴水埠河岸边的土里，发现了石膏矿苗。他是个知识分子，具有采矿知识，便组织人力进行勘探，查明了地下的石膏矿藏。于是，他邀集一些亲戚朋友，又联合淮商（大盐商）合资经营，于一九一三年在滴水埠办起了湘潭第一家膏盐矿——惟一膏盐矿公司，自任经理。

新开膏盐矿的方法是：首先打两个几十丈深的竖洞（统称为一对洞子）达到膏层。两洞距离不远，打到五六丈深时，就要开个横洞连通起来，空气对流，人才不会闭死。继续往下打，再打几丈深，再开一个横洞。开第二道横洞后，第一道横洞就要堵死，否则风不下去。达到膏层时，薄层不取，要至石膏有一尺半至两尺厚处，才正式开横洞采膏。

当时石膏价格低，土法开采成本高，膏盐矿不仅没有钱赚，还要亏本。一九一七年，舒百瑶听说湘北应城有个大石膏矿，不仅采膏，还能出盐，便亲自到那里学习经验，还聘

了一批大小工头、抬巷工、打膏工和管理、技术人员。回来后，即按应城的方法既采膏，又熬盐。出盐的方法是：把水灌进采完膏的空洞子里，浸泡一段时间，膏洞泥土里的盐分就溶在水中，将水抽出来，用锅熬干水分，晶体食盐就结在锅中了。出盐多少要看水中含盐成分的高低，含盐量高的，一担水可熬盐七、八斤，含盐量较低的，一般也可熬盐五、六斤。盐水抽干后，还可以再灌水进去，再泡一段时间，抽出来还可熬盐。不过，因为泥土中的含盐量越来越少，浸泡的时间就得一次比一次长。第一次泡一年，第二次泡一年半至两年，反复四、五次，直到泥土中的盐分非常稀薄时，才将洞子废弃。这样，一次打洞，多次利用，矿主也就有利可图了。

一九一九年秋，惟一公司开始出盐，第一次就熬出来了四、五十担，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公司股东之一的章简臣见有利可获，便另外邀集了几个股东，在惟一公司上面叫阳雀港的地方，开办了精益公司。这以后，各个公司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成立起来，有谦顺、天济、光华、乾益、大华、开源、永安、永正、正中、永中、众生、务本、三吉、同济、同心、七德、永利、快利、复兴、惟新、均益、顺利、森济、德安、合益、同益、义源、自合、同利、人民等六十多家矿公司。开采地域从滴水埠、五里堆、板塘铺直至向家壩和株洲白石港一带，长有三十来华里，宽约五、六里。工人有五千至一万多人（熬盐时需要工人多，关洞泡水时需要工人少）。

湘潭膏盐矿，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多年中，生产了大量的石膏和矿盐，对国家和人民是有一定的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一九三八年，岳阳失守，长江封锁，河运

不通，北方的海盐运不进来，广东的盐也来得很少，湖南严重缺盐，人民生活中的需求，全靠湘潭的矿盐来满足。虽然城市出现了一元至一元三角(光洋)一斤、农村石谷斤盐的高价，但毕竟对维持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二、矿主的反动统治

在膏盐矿里，资本家，特别是后来插足进来的反动军官、政客都是贪得无厌的。他们不顾工人的死活，拼命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以供自己的挥霍。有的矿主因开矿赚钱买田至千亩，有的当三年工头就买了一百多亩田。有个叫彭喜庭的工头(建国后已被镇压)，用盘剥工人的钱，不仅在乡下买了田，还狂嫖滥赌，这个院子进，那个院子出。他长得很丑，一脸麻子，竟用钞票贴在脸上对妓女说：“你莫看我彭喜庭的脸，你看我彭喜庭的中央钞。”

为了严酷地统治工人，矿主们与反动政治势力紧密勾结(有的本身就是反动的党棍、军特分子)，于一九三四年成立了湘潭膏盐矿业同业公会。并组成了矿警队，有三十多人枪，专门镇压工人的反抗，打击工人的正义要求。

一九四二年又成立了国民党五区党部，一九四四年改为矿场党部，直属省党部领导。各个公司，大的，单独成立一个区分部；小的，两个或三个联合成立一个区分部。三青团的组织更为庞大，成员更多。其中有一些人虽是被迫或被骗加入这些反动党、团组织的，但一进去，就要执行它们的任务，成为统治工人阶级的一股反动力量。

除了这些公开的组织外，他们还利用封建帮会来网罗打

手和帮凶。许多矿主和工头因为有钱有势，成为这些黑组织的大爷或山王，掌握了这些组织成员的使用甚至生杀大权。如工头彭喜庭就是两广金钱山的心腹大爷，矿区四个独立王之一。又如矿山五大金刚之一、精益公司经理章训谟，用结拜兄弟的方式迷惑一些人来死心踏地的为他效力，卖命。有的还利用迷信组织来麻痹工人和家属，使他们服服贴贴地受其统治。德安公司经理章训诒，就以哲学研究社开道老师的名义，组织水陆法会、盂兰会、弥勒法会等欺骗人民。一九四八年八月间，他在湘潭佛玄坛组织罗天大醮，搞了一百零八天，骗得众多的男女教徒，尊他为师，供他驱使。

总之，他们精心地把国民党、三青团、同业公会、矿警队、封建帮会、迷信组织等各种反动势力，有机地编织成一张反动统治网络。把工人围困在网里，象蜘蛛吃掉网获物一样，先吸血，后嚼骨头。膏盐矿成了矿主、工头们的天堂，矿工们却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悲惨的矿工生活

湘潭膏盐矿的开采技术非常落后，条件极差。工人上下洞子靠那古老的绞车，是在一根绳子上绑着一根横木，人骑马式的坐在横木上，一手抓住绳子，一手举着点燃的油把子，由上面的人慢慢往下放绳。人在洞壁上东碰西撞，常是头破血流的，有时绳子断了，便被摔得粉身碎骨。洞内极阴暗潮湿，矿工身带的小油灯，光线微弱，一片阴森。矿工在井下，一般只一尺四寸至两尺高，工人在洞内作业时只能爬行，经

常被矿岩的棱角刮得体无完肤。井下不能洗漱，也没有床铺，人困极时，往地上一倒，闭闭眼睛，就算睡觉了。

矿主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对工人采取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手段，层层设立监工和工头加以管制。公司有经理、监工，监工下面是工头，工头下面还有做班的，叫砸工头。生产中，每天要计算石膏产量，公司找工头，少了要罚，多了有奖。工头就找砸工头，砸工头就问工人要。砸工头每个班两人，一人拿比子（量尺寸的竹片，有一尺八寸长）量岩，报数，一人拿箴片准备打人。报数的工头报浅一指，拿箴片的就打工人两下，报浅二指，就打四下，浅三指，打六下，浅到四指，就要打够。打一下拖一下，落在身上如同刀子割肉一样。工人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有时工头用脚踩着工人打，屎尿都流了出来，甚至被活活打死。

有些工人在洞内一干就是几十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时是无人接班，有时是有意不让上来，以示惩罚，叫做“坐洞牢”，许多人关在洞子里被活活地折磨死。据工头彭喜庭自供，他就关死了十多个工人。工人称这种生活叫“冒死先进活棺材”，或说“埋了没死的隆古老”。

膏盐矿采膏有三个工种，膏工占百分之四十，伕工占百分之四十，抬工占百分之二十。

膏工是打膏的主力，都是身强力壮的中、青年。由于膏层薄，操作时只能侧身倒在地上，一腿伸，一腿缩，用伸着的这条腿的脚趾夹住苗子，弓着身子，两手平着挥锤，将石膏一块一块地凿下来。

他们的日工资分一元、九角、八角、七角四等。得一等工资的膏工，每天要打十把椅子（一把椅子本是一尺，但

实际上是一尺四寸)，即一丈四尺长，出一千四百斤膏。打膏时，先要打一条一寸四分深的沟，才能取出石膏来，叫做“站碓”，“站碓”后才能打膏。膏工们整天蜷缩着身子，不停地挥锤，累得精疲力竭，还常常完不成任务，挨打受罚，生活十分痛苦。

伢工的苦楚比膏工还重。由于洞子开得矮，成人运膏通不过，矿主便雇用一些十至十四岁的小孩在洞子里拖膏，叫做伢工。伢工拖膏的办法是用一根绳子捆在腰上，从胯下伸出去，绳子上吊着一个篓子，装满石膏或矿碓。伢工们拖着沉重的篓子在地上爬行，将石膏和矿碓拖到巷子口上。

他们要负责拖出一个膏工打下来的全部石膏和矿碓，而每天的工资只有六角。按生产程序，伢工拖出膏、碓以后，工头才能进去量尺寸，算产量。所以，必须日产日清。日里拖不完的，晚上接着拖，有时几天不能合眼，而且一干就是几个月。因此，伢工在洞子里生病的多，拖死的多，死了就死了，把尸体往矿碓里一砌了事。他们的生命毫无保障，有时竟被工头活活打死。如一九四〇年，精益公司西洞的伢工王宜章，由于年纪小，拖不动，整天整晚在地上爬，致使背上无肉，两腿露骨，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在干活。其余的伢工看了心里十分难受，上了洞子便向公司负责人提出将王宜章绞上来治病的要求。经理章训漠置之不理，伢工们便闹了起来。章训漠大耍威风，将伢工赶出门外，然后把工头严述凡叫来，对他说：“你下去管管他们，不许他们说话，这班狗娘养的伢工，打死几个没关系。”严下洞时，正值王宜章坐在桶上屙屎，严走上去将他活活打死了。伢工在洞子里，整天挣扎在死亡线上，能够上来的，也是死里逃生。

抬工的工资和伕工一样，每天六角。他们的任务，是把伕工拖到洞口的膏和矿渣再抬到天洞口上，然后将篓子挂在井绳上，让上面的人扯上去。他们一天也搞不赢，搞不赢就挨打，甚至被打死。种种惨事，数不胜数。这一座座活地狱，吞噬了多少矿工特别是那童工的生命啊！

四：压迫中的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至理名言，在湘潭膏盐矿里体现得十分充分。尽管矿主们和反动势力使用一切残酷毒辣的手段来剥削、压迫工人，但工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终于把这一口口活棺材烧毁掉。

开始阶段，工人们没有团结起来，他们和资本家的斗争，多数是自发的单枪匹马地进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或是对压迫者忍无可忍的反抗。这些斗争，一般是失败的，有时反面招致更大的打击报复，甚至送掉了性命。但是，它却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顽强的斗争性，使压迫者们头痛。

为了更严酷地统治工人，资本家串连各矿公司联合成立了同业公会和一支有三十多人枪的矿警队，并在板塘铺与滴水埠之间的罗家塘（现板竹路口）盖了一栋办公楼房。从此，工人稍有不服，矿主便通过同业公会派矿警队进行抓捕、关押和吊打，被统治得更加厉害了。在这些血淋淋的教训面前，工人们认识到团结起来的重要，也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成立了产业工会，也起了一栋房子和同业公会的相比。